

西泽保彦

動機、そして沈黙

动机之后 只剩沉默

嫉妒、贪婪、欲望、妄执……恶意的连锁，最终导向杀意。将支离破碎的线索串联起来的，除了严丝合缝的逻辑，还有比凶案本身更恐怖的动机。

赵婧怡 译



西泽保树

动机之后 只剩沉默

嫉妒、贪婪、欲望、妄执……恶意的连锁，最终导向杀意。将支离破碎的线索串联起来的，除了严丝合缝的逻辑，还有比凶案本身更恐怖的动机。

赵婧怡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动机之后, 只剩沉默 / (日) 西泽保彦著; 赵婧怡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8110-9

I. ①动… II. ①西… ②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8607号

DOUKI, SOSHITE CHINMOKU by Yasuhiko Nishizawa
Copyright © 2009 Yasuhiko Nishizawa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.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图字: 10-2015-006号

书 名 动机之后, 只剩沉默

著 者 (日) 西泽保彦

译 者 赵婧怡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读客张晓莹 读客朱双南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35千
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110-9

定 价 2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逢九之齡	1
迷路的死神	31
未开封	61
无妄之灾	91
我对她所做 的事	129
动机之后， 只剩沉默	167

逢九之齡

九のつく歳

“咦？”我不由自主地出了声。

我探进储物间，看到一个烟熏灰色的小箱子。箱子很轻，我把它拿在手里，开始以为是个空书箱，便想把它收拾到纸箱里，结果手一滑，它的盖子弹开，有什么东西从里面飞了出来，落在地板上。

是一把钥匙。这不是现在常用的弹簧锁钥匙，而是老式挂锁的钥匙。

这是什么钥匙呢？我歪头想着。“啊，那个！”这时背后传来亚梨纱的声音。

“你见过这把钥匙？”

“我想，这大概是我的吧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应该是我以前住的公寓的钥匙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和我同居前，亚梨纱的确租过一间一居室。不过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甚至已经记不清那个小区的名字了。

这里是“水无月公寓”的最顶层——九层最靠边的房间，一九八九年，我将它买下，开始和亚梨纱一起生活，入住那天是我的三十九岁生日。从那之后已经过了二十年，也就是说，这把钥匙是二十年前的东西吗？

“为什么这把钥匙会在这里？亚梨纱，该不会是你和原来的房东解约时没有返还钥匙吧？”

“不会吧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我不会做那种事。”

“可是现在，它确实在这里啊。”

“我记不清啦。”

她越过我的肩膀，端详着我手上的钥匙。之后，她静静地从背后抱住我，一股香气将我笼罩。这香气即使经过二十年，也仍然如此年轻性感。是的，她一点儿都没变。从我们第一次肌肤相亲开始，她便是这样。

亚梨纱像以前一样喜欢穿休闲装。今天她穿着一件粉色T恤，上面用红字印着“LOVE & PEACE”，下身则穿着一条修身牛仔裤。这身打扮和她高挑洋气的外表非常相称，不过现在已经十月了，就算是暖冬，我看着也会觉得冷。

“啊，对了。我当时配了把备用钥匙。”

“备用钥匙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这把钥匙是从你的箱子里找出来的吧？当时你经常来我家，我就配了把备用钥匙放在你这儿。”

“哦……大概是这样吧。”尽管我并不记得有这么一码事，不过也想不出其他可能性，“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东西？”

“那间一居室不知现在还在不在。实在不行就扔了吧。”

可是，这真是放在我家的备用钥匙吗？我的确多次去过亚梨纱租住的房子，却并没有频繁到需要使用备用钥匙的程度。那时，天天有一堆手术等着我做，我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。和亚梨纱确定关系几个月后，我们就开始同居，所以我并没有产生要配一把备用钥匙的想法。真是想不通。

正当我无法释怀地望着那把钥匙时，起居室的电话响了。

我一回头，亚梨纱已经不见了。她应该是回房间整理东西了吧。我走出和室，穿上拖鞋。

穿过餐厅，我来到对面的厨房，这里摆放着一台巨大的银色冰箱。这种冰箱普通家庭通常不会购买，只有企业会因业务用途购买。

为了纪念二人开始同居，喜爱美食的亚梨纱一定要在家中放一台大冰箱，结果害我花大价钱买了它。一开始我们曾经用排骨把它塞得满满的，不过很快就对此厌倦起来，最后这个冰箱还是空着的时候多。

这冰箱买回来后就没怎么用，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，怎么处理它好呢？我本以为亚梨纱会反对我处理掉它，结果并非如此。

“反正是旧型号，不要也罢，随便你怎么处理。”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。这话说来简单，真要处理起来却并不简单。

我静静叹了口气，拿起电话听筒。

“喂？”另一端传来男人的声音。对这声音，我没有印象，“请问是安河内家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是安河内三路吗？”

“是我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警察局的。”

是警察。咦，怎么回事？

“我们有事需要向您请教，现在方便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请问，您有没有听说过‘浮田祐范’这个名字？”

对方将名字的写法告诉我。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

“不，并没有。”

“您不觉得耳熟吗？”

“没有，请问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关于这一点，我恐怕不能在电话里和您说。我们直接见面谈好吗？”

对方彬彬有礼，却传达出一种不容拒绝的压迫感。

我环顾室内，只见房内胡乱堆放着垃圾袋和纸箱，虽然后天才搬家，我已把搬家的工作交给了专业人士，但需要我们自己事先整理的私人物品还是有一大堆。

“现在我们家太乱了，在外面见吧，希望您能稍等一下。”

“明白了，那就麻烦您了。”对方说出了一家附近的咖啡馆的店名，挂断了电话。

亚梨纱走过来：“怎么了，三路？是谁打来的电话？”

“说是警察。”

“咦？他们找你做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。问我是否知道叫浮田的人。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他就要约我直接见面。可我不认识那人，见了也是浪费时间。”

“我也一起去吗？”

“嗯，算啦，你还是在家收拾屋子吧。”

我再度环顾室内。已经二十年了吗？

在这二十年里，我和亚梨纱一起生活在这个空间里。我一直没有公开和她的关系，包括我的家人和亲友在内，从来没有人踏足过我们的住所。是的，可以说，这里是……

圣域。

马上……就要和这片圣域分别了。

“路上小心。”亚梨纱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我向警察指定的咖啡馆走去。店门开着，一位身着黑西装的男人正坐在窗边的位子上。此时，店内没有其他客人。

像是之前已经知道了我长什么样子，男人看到我，立刻站起身，恭敬地向我点头，让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。

“麻烦您特意出来一次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这个警察看上去比较年轻，也就三十岁左右。就年龄来说，可以当我的孩子了。

“我是县警局的佐原，”他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，“我们就直入正题吧，”他递过一张照片，“请您看看这个。”

照片上是一位老人，他满头棉花般的白发拢在耳后，一副乖僻不快的样子，年龄有八九十岁。

“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人？”

“这就是浮田衿范。您不认识他吗？”

“完全不认识，我没听说过他的名字，也没见过他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为什么要问我？”

“您家就在这附近吧。不，确切地说，是过去的家。您没看报纸？”

“我平时基本不看电视和报纸。”

佐原取出几张纸扔到桌上。那是几张报纸的复印件，一张的

日期是前天，也就是十月十四日，星期一。看上去并非什么大新闻，内容是民生委员在拜访一位独居老人家时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住所与“水无月公寓”在同一区。目前这一阶段尚未公布这名男性的姓名。

第二张报纸的日期是第二天，即十月十五日，昨天。事件的后续报道称，死者名叫浮田衿范，七十八岁。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，但让我在意的是，警察认为这是一起杀人事件。

“浮田先生的死亡推定时间并没有报道出来，应该是十三日午后一点左右。因为尸体发现得比较及时，死亡推定时间也相对准确。直接死因是心脏衰竭。不过，他的头部有很大的裂伤。乍一看像是不小心摔倒所致，实际上却有很多不自然之处。他很可能是被人殴打导致受惊过度而死。”

“会不会是强盗？”

“室内没有抢劫财物的迹象，浮田的钱包、柜子里的存折都没动过。当然，也可能是有人想入室抢劫，为了威胁浮田而殴打他，结果导致了他的死亡，凶手大惊之下，没拿走任何东西就匆忙逃跑了。”

“恕我直言，”我稍微有点着急，“关于这个人的事，为什么要来问我呢？”

“您真的从来没听说过浮田这个名字？你们住得很近，也许曾见过面？比如，早上出去倒垃圾时。”

“水无月公寓”因面积较小，专用停车位连住户数的一半都不到，也没有居民专用的垃圾站，可燃垃圾、可回收垃圾都要扔到区内指定的垃圾场。所以，只要是这附近的居民，谁也不敢断言从来没见过浮田。

“虽然可能在外面碰到过，但说实话，对不起，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“恕我失礼地问一下，难道您真的有时间找这附近的居民一个一个谈话吗？”

“不，”佐原含糊地犹豫着，“事实上，我们单独找您问话，是因为您在感情方面的问题。”

“感情方面？你说什么呢？”

“难道，这件事让您很不快？”

“够了，我是挺生气的。本来我正忙着搬家，你却非要把我叫出来浪费时间。”

“搬家？”

“是的，我住的公寓也有些年头了。”

那是因为要和亚梨纱分手……不过我并没有详细说明。

其实这是我们两个商量的结果。

明年我就要六十岁了。亚梨纱性格奔放，虽然我们彼此相爱，但要她在这二十年间一直照顾我这个老人，她又怎么耐得住

寂寞呢。这与年轻的她也不相称。

与她初会时的情景，此时突然鲜明地在我脑中浮现。那是二十年前，一个难忘的夏天。

准确地说，那并非我和亚梨纱初次见面，之前我们早晨在公园散步时也会碰面，却并未交谈过。

那天，当我们眼神交汇时，我和她都明白了，这是一次为了相遇而进行的散步。

此时，我们的交流已不再需要语言。我向亚梨纱点头，微笑，然后和她一起离开。

二十年前，她住在一所高层公寓中的一居室，我们在那里互倾爱意。在浓得几乎令人融化的阳光照射下，亚梨纱的皮肤散发着光芒。

她的香气，她的甜美，促使我紧紧抱住她，宛如摇篮中的婴儿一般，被她甜美的气息包围。

是的，亚梨纱给我的印象时常伴随着这种香气，支配着我这二十年的人生。

尽管两人共有的记忆非常珍贵，但我们也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。因此，我们决定搬出共同居住的“水无月公寓”。

“我啊，也到了必须要考虑老年生活的时候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是单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有离婚经历，不过此时没有必要提及，“我一

直是单身，也没有孩子。即使最终要进养老院，也还是打算先搬去更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公寓。”

“不过，您现在还在医院工作，没有退休吧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回应了一声，我想自己脸上肯定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“我提到过自己的工作吗？还是说佐原先生，你们已经到我工作的医院调查过了？”

“我可以自信地说，我对您的事了如指掌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您事先已经做了详细调查。不愧是警察。”

“您出生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，O型血，”接着，他将我从小学到医科大学就读学校的校名全部正确地列了出来，“现在，您在安河内综合医院担任外科部长。继承您死去父亲的院长职务的，是比您小十岁的同父异母弟弟。在院长人选确定前，你们家可是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毕竟您的父亲结过四次婚，您有七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。一九七六年，二十六岁的您还在读博士，紧挨着您的兄长却被人杀害。这场以家族医院为舞台的骨肉相争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。最后查出，凶手是您哥哥当时秘密交往的一名风尘女子。不过警察最初认定，此案系死者亲属所为，一直对包括您在内的家人反复询问，也让您在很长时间内都承受着他人的怀疑。”

看来，他们连细节都查得一清二楚了。我并未觉得太过惊讶，这种事情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能了解，警察知道也不稀奇。

不过……

“一九七九年，当时二十九岁的您就职于本地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与一位名叫德广的男性结婚。他当时还是一名研修医生，然而只过了一年你们就离婚了。你们没有孩子，从那之后您就一直独身。五年后放弃医务工作，转从旅游业的德广先生患上胃癌，需要接受手术，而执刀人正是他的前妻，也就是您。”

“等……等等。”

我惊慌失措地发现事情不妙。他们连我离过婚，以及我前夫的种种都调查过了。抛开具体过程不谈，如果警方只是从前天开始调查浮田的案子，那他们似乎早就开始关注我了。

“德广先生那时已经和别的女性再婚。他的妻子名叫雅代，对于拯救了丈夫性命的您，她产生了某种超越感恩的感情。”

“等……”

“于是你们避人耳目，发生了亲密关系。”

我不禁发出一声惊叫，佐原抬起手向我示意。

“不好意思，请您冷静一下。”

“你、你……到底是……”

我的脸上露出几乎称得上恐怖的表情。原本窗外还在闲庭信步的路人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吓了一跳，立刻快步离去。

“你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会调查出这些……”

的确，在我和亚梨纱相会的数年前，曾和前夫的再婚对象热